

集部

至正集卷四十七

元　許有壬　撰

碑志

勅賜故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真定郡侯蘇公神道碑銘

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志道既

辛之十七年為至元二年丙子歲制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真定郡侯明年正月丁未制詔臣有壬銘其碑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中丞臣祖常為書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臣起巖篆其額從臺臣請也蓋志道子天爵為御史臺都事臺臣熟其賢覈其父之實而臣有壬待罪中書天爵右司都事是亦熟其子而知其父者皇帝孝治天下臺臣職風教勵臣子是有繫焉臣有壬其敢以蕪陋辭乃本其狀而筆之曰公字

子寧真定人曾大父元老金亡不應徵辟年九十卒妣孫氏大父誠善治生妣畢氏父榮祖累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真定郡伯妣吳氏追封真定郡君公年十四居禮部喪廬墓側又奉母十年事葬以禮平陽姚天福守真定舉府吏方旱從決獄而雨辨盜馬成獄之冤辟河東憲吏入為察吏行和林楊州良家子訴直賣三易主御史逆詐斥去公曰詐自抵罪訊之果實民而復其里轉戶部令史淅西豪民以佛為標榜相煽為姦

衆至數萬號白雲宗握印章以總其屬公私病之詔禮部侍郎髙昉治其獄以公從京師五往返始竣事没貲產鉅萬歸良家子女出詿誤數百人擢掾樞密選籍積滯悉舉而行從樞密臣行邊歸掾中書尚書省立勢盛中書掾爭趨之公獨安焉尚書省尋罷乃釐其濫銓起家承直郎中書省檢校官陳便益正愆繆黜姦贓吏覈濫出金穀若干六曹吏為悚畏御史咸薦才宜風紀有尼者或勸一往曰謁得御史尚何以御史為哉改刑部

主事刪條格使比傅盜有蔓及無辜主者欲盡逮力止之盜内府金獄未具時相亟欲殺之公曰獄未具殺之尚書省所以敗也時相怒會樞密院奏為斷事官經歷而解軍士護視金銀器又遣他往比還失之將論以盜公曰此失耳俾償而免關中之警和林失守和林百年來生殖殷富埒内地至是並塞之民奔潰西去天復大雪至丈餘畜僵死且盡人並走和林乞食時倉儲僅五萬石米八十萬錢强者相食弱者相枕籍死優秩除吏

率難其行公毅然請往擢嶺北行省左右司郎中既至愀然曰天下之事復有急於賑饑者乎白其長發廩賑之人大者三斗小六之一又贊省官為文請於朝曰和林根本之地今倉儲無幾餓莩山積賑饑人則失軍餉專軍餉則坐視饑死事不兩立揆其緩急已便益賑之開平沙静差近請髙估募民致粟次募四方以先後至為差厚酧其直民必爭赴而邊儲可實朝廷從之制致粟和林者以三月至石與五十萬錢四月至減十之一五

月至又減其一至即給直於是民果爭赴而邊儲之實如舊為考覈法使繼者不能為姦諸王沉索持法一不與王怒使人譙公對曰府藏軍興也有司守之非軍事誠不敢與皇子安王以衣褒之吳王予名馬受而歸其直時酒禁多犯朝議謂法輕使然更奏論死令下三日得趙仲良等五人酒有司論以死公曰酒豈三日可成犯在令前當用前法設當坐亦宜復讞奏報乃決豈得擅戕上其事法司議當用前法五人得不死即孔子廟

延士講經史率僚屬往聽夜分乃休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建未就而費捐俸成之邉民列公政績上之御史而同列多異遂辭歸至京師卒年甫六十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也三月乙酉葬真定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配劉氏累封真定郡夫人後四月卒子男五人其四夭一天爵也國子員釋褐薊州判官歴館閣至右司遷刑部郎中遂佐臺幕今禮部侍郎官太中大夫女三人孫男一人昌文女一人幼公為吏二十載始得官官四轉

皆佐幕而見諸事業若此是知士之生世官不貴大而貴其行事不務多而務其急故下僚有浮於上官而一事有勝於百千者君子之觀仁必於其大者焉公自弱冠諸父析財不能止獨取薄田遺書其仕也不肯私謁以求為御史至於和林之賛荒政則茂績也嘗觀古人列傳或載一事或一二事足以見其人大節況著見若是者乎蘇氏之先自行唐而欒城欒城而真定閲之者翕故發之者闢導之者遠故流之者長至公啓矣而猶

未暢又一傳得天爵階三品始疏侯封而貤及大父馬天爵仕日崇疏封未已也古之人臣服寵嘉而銘器物者不惟章君之賜示不敢忘也天爵推恩其親恩至渥矣而又賜銘墓碑紀休永久其不敢忘而移孝為忠者其益勗哉銘曰

猗嗟子寧父孰究其譎片言折獄若不能語勁氣拔距若弗克舉不鄙郡史從𣜩則雨恢恢游刃匪越其俎姦人借佛蠱我士女禮部擇人于殖于去金山稱海百萬

其旅不資贊畫曷張我武崑岡火炎委局趨附會不踰時我奪我予廷尉持平文智敢舞天子有法相國何恕伊誰教言私謁進取失將千金得未一羽𦒿兹和林實我天府百年生殖馳馬布野天胡怒之長驅貔虎蹂我旄倪蕩我牧圉天雪縷縷饑食無所流民如水積骸如堵拜郎給傳往佐其撫藩臣孔賢有善斯取總總黃䭾僵卧待哺有如赤子遽得父母馳牛輓輸奔走髙估庾廩充溢國本以固方期用世一夕今古公則不死有子

仕膴天子有詔刻石表墓於永其垂新城之下

勑賜故光禄大夫大司徒釋源宗主洪公碑銘

至正七年八月戊寅皇帝御慈仁殿集賢大學士臣五十四言故光禄大夫大司徒沙門法洪逺事累朝其德業有足稱者願刻石以示永久有旨命御史中丞臣有壬製文且為書翰林學士承旨臣起巖篆其額臣有壬於洪公非有支許之分而其為學又異宜不足以知之者然天子有命其敢辭謹按其事狀擇而書之公姓劉

氏隴西鞏昌成州人生有異稟九歲入鄉校日受書累千言輒成誦不忘年十二窺釋氏内外典有契遂辭親禮州之興化寺武公總攝而祝髮焉又八年從金仙律師受具戒乃發足游方謁少林法主參決心要即廓然自得時真覺國師松堂公居大白馬寺公往依之松堂沙門上輩負海内之望與語大見器異留侍左右為之發揚宗旨周密微妙遂能窮極法源卒嗣其業承記傳衣之日靈鶴翔其庭松堂喜曰是必能大吾教矣大德

中總統司請為釋源白馬寺長講號大德法主武宗皇
帝在潛邸聞其名特命住持秦州大聖壽寺至大改元
復命即秦州開演長講勑有司月給衣糧馬仁宗皇帝
臨御之明年宣政臣奏旨起公住持白馬寺未幾賜號
釋源宗主驛召至京師沙囉迦八哈失首見推重請主
西山龍泉寺尋奉勑翻譯諸菩薩經撰大元帝師帕克斯
巴文廟碑文成奏御嘉賚甚厚遂詔公住持新建大永
福寺涖事之日三宮賜白金中宮復製紅衣以衣之英

宗皇帝時居東宮已虛佇信嚮數嘗引見既即位即授
公榮禄大夫司徒已而進階光禄加大司徒刻銀為印
食一品禄承制總選名僧校讐三藏書領江淮官講凡
三十所於是貴幸莫比矣會壽安山大昭孝寺成詔以
公主之大都弘正棲禪上都弘正等寺皆隸焉大昭孝
寺者英宗之為太子嘗至其處喜其山水明秀左右或
言此山本梵剎也後為道士有耳目屬意焉至是以鈔
二萬錠賜道士使别營構因觀基煉石鑿闕大起佛宇功

德無量欲資以慰薦祖宗在天之靈旨意甚銳惟公具
大善知識願力堅固簡在宸衷其膺是選亦可謂非常
之遇矣於是車駕臨幸置酒流盃池上丞相東平王及
公侍天顔甚懌顧左右若曰朕有賢相又得此竒人至
可樂也因手簪花其帽諭所以畀付之意故事官寺方
丈每歲望幸主者不敢居特勑大臣設宴命公入處以
寵異之他日丞相就公問所以為治之道公舉儒者經
權之論以對丞相喜曰吾今乃知公有濟世才非徒空

言而已泰定初或謀動揺壽安者微公慧力足以攝之則將不得免焉至正二年今上皇帝御龍舟游幸玉泉諸山至壽安以公先朝耆舊特優禮之初天歷中嘗賜鈔三百萬錠以其二買田飯僧以其一視規息為國家修建佛事其後官府稍見侵奪至是丞相托克托公以公故奏請復之比車駕還宮復遣使賜上尊為公壽其被遇累朝光顯如此四年春三月六日卒壽七十三為僧凡六十有一年大臣以聞天子憫悼勑有司致賻備儀

衛祖送如禮既闍維門人三分其骨瘞壽安白馬及陜西之興教寺而建塔焉公度弟子十餘人得其道者曰允中為昭孝法主與公同日歿嗣法者以百數曰德政主白馬曰道傳曰慧潤主永福壽安則又所謂傑然者也公為人軌行嚴峻識度開朗其於禪乘律義既究極無疑而於孔老百氏之書又能鈎引貫穿從横出入乎其間故其平生論譔多涉獵經史娓娓可觀有雲麓集十卷行於世云臣聞西方之教以空洞為實以有為為

妄儒者謂其有體而無用異於聖賢之道也惟大司徒始能以真如三昧啟迪其徒空術既顯及其樹大法幢鳴大法鼓又能以才器文辦見知聖代恩數優渥雖宋慧林唐不空被遇之盛未有能過之者殆所謂為而未始有為無為而無所不為者歟故觀其所與東平問答又皆平易精實體用兼備其有得於聖賢之學者未可以浮屠氏之說器之也謹叙而銘之其辭曰

出世之士一切不作流於空愚無有知覺用世之士一

切有為流於功利靡所底歸爰有大智見道立卓非律非禪無適無莫白業之積始自秦中雷音振揚達乎九重毳衣來朝當宁前席王后君公膜拜接爲爵以上卿為帝外臣陰翊乾運密贊皇仁動言事為有典有則著為文章載在金石壽安之山龍宫翼嚴人天畢來四聖具瞻樹立門庭廣大堅固孰為為之以我佛故功名富貴文字語言何有於我得魚忘筌化緣既周委席而去生也則榮歿有餘譽歿有餘譽天子念之臯臣屬辭以

永其詒

有元扎拉爾氏三世功臣碑銘

昭武大將軍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户察罕特穆爾言

太祖聖武皇帝之肇闢天地也先臣和克齊率所部為

前驅四征不庭與有駿功實察罕特穆爾之始祖也劉

金之役高祖舒爾罕大戰野狐嶺流矢中頷卒賜錦綺

萬馬四百匹曾大父特們岱嗣將世部征喀爾執訊取

大珠以獻平西夏推首功太宗皇帝命行都行省事總

烏嚕等五部族將平金賜食邑二千戶憲宗征蜀日扈
帳殿出戰必捷并晉懷洛之民懷不殺恩皆立祠以祀
而大父鄂囉齊受知世皇既襲世官又總四萬戶戰襄
樊攻沙洋下郢復破陽羅渡江圍鄂招降其守從大兵
鼓行下沿江江東浙西諸郡獨松關倫嚴而守固陰設
伏陽樹熾山上單騎哭前伏發守兵驚潰追奔百餘里
俘馘無算既入杭分下浙閩諸郡之未下者追迫二偽
孽沒於海宣慰湖北山南二道拜叅預左右丞平章政

事行省江浙湖廣江西南二行樞密院湖北新民危疑
逃匿山澤約束勞來俄皆復業軍士俘獲生口多逃歸
有司栝男女千餘人欲隷之官謂同僚曰新民幸依其
父母隷之官是重被兵也籍而復宋版之舊平劇盜周
龍張虎湖南始寧佐征交阯賊懼避匿乃梗我歸路轉
戰全師而出驛召面籌者三慰勞温至錫賚優渥復平
章政事行省江西甍贈金紫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國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追封鄭國公謚忠宣上命大父之

征交阯也即命先人托音布哈襲世官從征納延有功以行省左丞行世官都萬户事仁皇淵潛覃懷擁護有力拜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進左丞相甍贈銀青榮禄大夫上柱國湖廣行省左丞相追封鄭國公謚宣簡若兄布達拉濟則又攻文事以佐其武精騎射而濟以勇右丞兩省咸以能稱鎮虎北口單騎破敵號著巴圖賜有金帶二行樞密院以遏中夏之震驚發私廪以振兵役人民之野栖無食者院革仍都萬户邏紫荆闗甍於行

察罕特穆爾襲兄職不勝是懼敢妄僥請以勤有司第念一門六葉服勞王家若曾大父而上當天造之初官制簡古若帥若行省各正天功惟是大父丁世皇混一之會父若兄仕列聖熙洽之朝雖存没爵贈已極隆赫而所謂功臣之號尚稽寵錫敢援故事以請下有司議曰宜乃集禮曹集賢翰林太常擬贈忠宣推忠開武協運佐治功臣宣簡守忠翊正濟美演德功臣封謚皆如故右丞保忠經武致德宣惠功臣江西行省右丞上護

軍追封東山郡公謚榮襄制可後至元庚辰命下至正丙戌九月昭武扈從歸過安陽諗有壬曰伊水之東先塋在焉世勲已銘矣今也加號三世而銘未有託君賜不章且無以最後敢以屬子有壬惟周禮司勲其等有六皆銘於太常祭於大烝而六等之列戰功曰多昭武之三世是已銘太常祭大烝在古不靳況所謂號乎古者諸侯薨天子論行以賜謚謚以尊名古之制也功臣之號李唐昉有奉天定難之稱趙宋因之始加四字或

六字有至十餘字二十字者皆施之於生以為結銜雖制非隆古而勸忠勵節有取焉我元儀禮制度尤不輕畀至治著令立廟有大節功勳在王室者許加焉皆施之於沒以冠易名天歷初一二貴臣始有生加而又有賜大小金符刻其字於上朝會大宴則佩之葢異數也惟扎拉爾氏大賢世出殊勳碩畫與國基命葢國之世臣也且世臣孟子所重而公羊譏之何哉譏其以世不以賢也苟得賢如扎拉爾氏諸孫尚何譏乎龐恩茂典

不例恒品且當畀之况見之著令者乎昭武之三世加號禮亦宜哉昔有河山白馬之誓盟未寒侯者百四十三人已無子遺而我之功臣尊寵付託始終不替泝其源而導其流溉其根而遂其實相與保富貴於無窮有壬於是有以見我元崇德報功天覆地載之德軼炎劉而匹隆古矣雖然席勲業之舊著閥閲之英者亦不可恃天地之徳而不自為悠久之念也夫為人孫若子弟孝敬而已移而為忠臣道斯盡孝敬本立則世臣者雖

百世可引也昭武於祖若父兄既克顯之孝敬備矣後
昭武者其聿修無忝銘曰
國重世臣其重以賢泝而高曾沿而曾玄族有逖邇貴
冑則一攀鱗翕從橫戈四出瀚海之西昧谷之東靡遠
弗至靡戰弗從繼體總戎挺額受矢罔俾萬春專美唐
史倬彼前烈克承以似民死而生有嚴廟祀桓桓忠宣
造攻襄樊四萬其師虎節龍章長江滔滔一葦可杭遇
無完壁迎有簞食斬關獨松追播海涘新民按堵全師

歆至宣簡龔部皃藻允諧平叛遼東捧日覃懷惟喬有梓實邦之楨塞垣摧敵突騎銜行疏郡夷山錫嘉發榮榮裹有弟忠宣有孫我先不顯曷裕後昆名非眩實於以勸忠異世沛澤八字表功伊水悠悠象彼世澤伊闕如礪我功不泐

至正集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至正集卷四十八至五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曾起

謄録監生臣王天佀

至正集卷四十八

元 許有壬 撰

碑志

劉平章神道碑

功臣國有史家有傳墓碑有銘史則在公惟傳若銘志必是重托必其可脩名偉績用底不泯焉有壬在少時知湖廣平章青社劉公旦習晚識其子四川平章而不

知公墓碑之未銘也四川僉其弟為湖廣行省叅知政事始奉家傳請銘有壬以公名績如彼而託非其可辭叅政請益切辭既不獲且夙嘗不揆不可而喜銘偉人乃覈其傳而筆之公諱國傑字國寶系出女真烏庫哩氏歸我更姓劉氏曾祖諱延心金樞密使妣富察氏祖諱鎬金蔡息陳潁路都統妣圖克坦氏考諱德寧益都路軍民達嚕噶齊青難治且新造疑畏為設條約郡以治聞進龍虎衛上將軍卒官妣鄂囉氏子四人國秀國材

皆居遼東國華早卒公其季也幼嬉即為行陣坐作狀工騎射從攻漣海有功擢隊長至元巳巳天兵南下為新軍千戶宋保障襄樊分屯萬山堡敵偵不備突至堡兵才數百公結陣直趨衆因乘之斬首四千餘級主帥嘉之賞白金百兩攝萬戶略地荆峽深入轉戰俘生口萬餘賞白金如初數復戰城下多俘斬賞白金如初之半土城為藩蔽最堅作雲梯先登裏創力戰拔之錫金符階武畧將軍敵圍久食盡張順等潛運以入公勒戰

艦邀其歸路鏖戰五十里禽順樊城夾漢水潛杙其中盡拔出之毁其南栅湮其隍坎墉以登拔之俄拔樊城戰尤力吕文煥降甲戌奉詔入覲賜白金百兩錦袍弓矢鞍勒進武德將軍佩金虎符管軍總管我師次郢宋壁黄家原堡公以三百人徑奪之郢將趙文義襲我反擊走之文義敗死斬首七百餘級進武節將軍沙洋新城皆阨塞地先以五十艘退沙洋守兵進攻新城三晝夜乃拔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我師自陽羅堡畢渡孫虎

臣拒於丁家洲公以選鋒當前其衆自潰逐北至蕪湖始擢萬户是後累功賞白金至千兩維揚之役詔壁揚子橋張都統率萬人夜冦備嚴莫能入遲明追擊禽之賜名巴圖國語驍勇稱也丙子維揚守帥李庭芝遁公帥所部追至泰州斬首千餘級獲之江淮平進懷遠大將軍入覲賜白金千兩錦袍弓矢鞍勒授僉書四川行樞密院事將行北有警制命公曰征者不力以其族屬懷顧望爾卿號陳力朕視卿如子當如朕躬行也行而

敵已遁還鎮國上將軍漢軍都元帥賜錦袍玉帶弓矢鞍轡諸幣中統五千緡俾戍青社戊寅徵詣上京統侍衛軍萬人北征慰託甚至公頓首曰臣粗習兵事惟血衷可以報國有功諸將力也萬一蹉跌臣自當之上為嗟嘆師次益圖大雪環車為柵穴地與士卒同卧起托克托呼犯塞輕騎襲破之樞密同知伯勒默色分道追敵敵已潰慮糧盡遇伏委輜重南奔為收其散亡而歸戍青海開屯田進輔國上將軍壬午召赴京師上欲復討

日本公語稱旨授征東行省左丞練士治械於維揚閩盜黃華嘯衆十萬江浙為震詔公以征東士馬會捕直趨赤崖砦斬黃華縶其老弱購其餘黨同官語公不盡誅無以懲公曰黃華就戮詿誤已多況脅從乎彼方仰我生育忍更殺之但致期使自新足矣衆果自降初朝議恐賊不制發蒙古軍三萬濟討所過蕩然移文止之閩民德焉征東省罷改僉樞江淮又改四川俄復江淮征東省復仍為左丞詣闕上方畧還維揚征東省又罷

仍僉樞江淮東南賊未殄有詔一以委公改湖廣行省左丞湖南李萬一怙險莫制置郵為絶乘銳平之丁亥駐桂林治交趾軍興四㑹獠出剽急擣其栅禽之詹一仔等寇衡永寶武張甚徵諸路兵慮饋輸不繼作屯於衡曰清化永曰烏府武岡曰白倉未半歲皆自歸江西盜逾境會江西行院投蕭獠於陽山平懷集連冦已丑廣東盜出没搤其亢夷其栅焚其積聚殲其魁閻曾廖蕭嚴鏊山刋路搜抉殆盡樞臣請它官符上曰卿等忘

劉二巴圖耶對曰劉巳授上曰前以酬功今授俾延於世遣使持符即軍中佩之陳猺犯道連境邀擊之殺賊過半江西盜復逾境犯郴窮追弥之土人沿弊導賊為惡得其狀皆戮之龍泉猺圍禾源下令往捕或謂賊未逾境不當行公曰休戚一體彼此何別且賊不意吾越境討之乘其不備破之必矣簡閱夜赴麾騎兵進步從之賊大敗奪所掠子女二百人還其家禾源窘巳數日軍忽至民以為神皆爇香泣拜俘賊言南安鍾猺將出

剽分兵猝至其巢獠衆錯愕自蹈藉奔潰萬户劉兵至賊已平矣出槖中白金以犒將士旋車桂東獠破郿縣大肆焚掠走壁龍泉分兵三路公由中徒步援蘿磴險抵其巢柵勦之擇郿要地置軍以戍永賊李末子七千殺其監郡呼圖公知賊素易官軍示以閒暇扼其出路俾埜無所掠逃無所之乃與降獠分道而進禽而斬之辛卯遷資德大夫湖廣行尚書省右丞廣東獠復叛閒公行皆自破散復湖廣行院公為副樞治盜舂陵盜又

迺監郡貪虐下之理死郡人稱快紀之碑初公屢有功行省權臣抑不以聞至是行院始叙上之賜玉帶一白金五百兩時順德王達爾罕以碩德重望行湖廣平章與公相得嘗謂公曰世間文字惟漢人之學為最惜我不知公曰以公之聰明任賢使能即是讀書使子孫留意經史即公自讀也王嘉納焉癸巳秋入覲上悅其來曰湖廣地重卿宣力多漢人每以老避事國人則不然目明身健即為不老卿亦未老將委卿大事卿還避否

公對曰臣死而後已不敢避也上曰成哇既得復失卿盡為朕行對曰成哇措末物交趾掌中物也臣願為陛下取之上曰此事猶癢在心豈諸人爬搔所及卿言乃深合我意議典軍十萬公對曰十萬大費只須萬人上曰十萬多一萬少以畨漢五萬付卿公請近臣為監上初不許以示專任請不已乃令自擇時親王伊奇爾岱在側公以請許之授榮禄大夫安南行省平章政事賜錦衣一襲期諸軍會桂林甲午春朝廷有大故師遂寢

成宗皇帝即位命公為湖廣行院副樞分院衡陽以遏嶺管江西賊犯攸州公擣大溪山四向捕斬賊為屏息施容犀蠻畔辰澧民不得耕畜地葢獠所巢雜以猺數郡騷動公以土酋攻之有功者仍出橐中銀幣為賞應時破滅先是蠻恃山谷而吾士素弱公乃先涉危徑刊木闢路師行千里不搤於險渠魁田知州孟千户撒大王之屬皆就戮元貞乙未行院罷公為湖廣行省平章五溪郡縣唐宋以土丁捍蔽廢乆賊遂肆公復之

民頼以安又以道郴衡桂茶陵接諸猺擇要地樹砦柵廿八以扼之入覲賜玉帶錦衣弓矢鞍勒御史臺奏出褚幣四萬緡以酬私犒之費上思州知州黄聖許叛命公討之身先士卒突其陣賊殊死鬬張兩翼馳之賊敗逃象山山界交趾多巨象獰獸林菁蒙密公料地樹柵亘數百里諸將分道入禽殺殆盡聖許逃安南撫其脅從徙慶遠郡不能自食之民耕其隙地為五屯因以為防奏上報可召入賜錦袍珍帽弓矢鞍勒上廄馬自是

威讋南土矣大德辛丑召至上京灤水泛溢公董疏導之役和林有警命公出師將行會鬼國酋折節暨猺宋隆濟叛初右丞劉深言西南夷有所謂八百媳婦者沃壤多產可取朝廷信其言命之出師湖南北轉輸十不致一民為竭產役夫死者相枕藉折節乃渠帥阿那妻健黠而能兵師過其境不堪蹂躪遂叛遮深兵圍貴州朝廷患之亟命公往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額森呼圖克副之雲南四川兵若深所統皆隸節制師次巴陵

賊犯貴州急深敗績倍道赴之明年雲南又數告急議進止公謂蠻恃土產馬謂非馬不能險吾士馬既習其險易諳其變詐使賊不知為計不憂不捷次播州與四川汪帥兵合賊十萬且及境令諸軍畢入賊地分部攻擊蠻勢為沮時師行四千里天向暑糧且匱有旨須秋涼進發頓思播之境列營守禦申規約習戰射九日滇蜀軍二萬入烏蒙芒部公所統三萬及思播兵萬人與元帥哈喇遜額森呼圖克分三道進公從中道節制諸

軍賊所至為栅盛兵堅甲以拒公以客軍逺鬬非身先之無以作士氣崖逕斗絶即徒步雜士卒攀木而登遇其要害蕩滅無餘選射士列前發無不殪或設伏或縱擊奇謀間出出槖中白金為賞四十餘戰皆捷賊或降或匿且招且捕喻其酋以朝廷威德賊氣已竭以奇兵掩襲轉鬬千里抵雲南普安路境賊不復能軍癸卯二月已未析節就縛宋隆濟阿女等皆伏誅西南夷遂平召入朝將佐咸許上殿禮遇隆洽賜錦衣二襲玉帶一

金鞍勒弓矢楮幣二萬五千緡御史臺又奏公出私幣賞功酬勞銀一千九百一十四兩楮幣萬五千緡二佐偏裨遷賚有差上御嘉禧殿顧公曰平宋至今百戰必勝可謂奇才公奏曰非臣之力諸將之力也詔過家上塚鄉里榮之至武昌疾甚語問疾者曰昔當世皇榻前誓取交趾顧死於陣不願效馬伏波裹尸還葬也祈節之役今上嘗預令署狀約日平賊否則籍吾家吾幸了此不累子孫但恨不能取交趾以報世皇為終天之恨

爾歲乙巳二月乙未薨公生甲午壽七十有二贈推忠定遠効力功臣光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大司徒上柱國齊國公謚武宣先塋在遼東泰州普一路不知其世次矣公之考妣以至元巳卯正月合葬於益都縣東北麻家營洱河之陽有翰林侍講學士閻復所撰碑公祔焉娶曹氏早卒繼李氏次姜氏王氏子三人曰托歡榮禄大夫四川平章也次某早卒次托出今叅政也女若干適某孫男若干女若干曾孫男女若

干至元初國家將囊括四海勝國岸然東南文恬武嬉
勢不能不亡也及誘我叛臣㨿我行人則其罪盈矣大
聖御極順天應人大將一出江淮版圖固已在吾職方
氏几上矣亦惟一時將帥之得人偏裨之用命際興王
之運而各有樹立焉公以雄毅之姿奮身戎行其樹立
亦茂矣哉天下甫定如大病始愈必有餘疾此才已而
彼又見人或易之亦有能斃其身者江南之既平也閩
中江西湖南黔中之諸盜廣東西之諸獠足以鼓動一

時魚肉吾民是雖餘疾非良醫未易治也公乃獨任其責或獮薙或招徠而威名所及莫不斂迹南北萬里始終百戰可謂多矣最後小人啟釁於承平之時敗軍亡將於小醜之手至糜爛汗漫不可收拾矣而又以屬公公年七十矣乃能奮不顧身以刷國恥此又收功而尤偉者也其快快賫志以逝者獨有未取交趾爾是葢有非人力之所能為者世以為公之恨而亦以為公之幸焉公之薨三十五年猺獠之發不知其幾朝廷議將每

難其人坐糜供億服未旋踵檄報又至則知公者其益可思也哉銘曰

金源澤竭望族俱堙逖矣東土孰嗣厥屯薪傳不熄泉流有洑海岱鍾奇偉人奮出王師弔伐適逢其時結髮行陣死生以之萬山之役以寡勝衆錐穎既脫威名日重苦同在下勞為士先乘梯於雲拔杙於淵堅壁摧鐵飛舟趍空我惟不出出乃即功鬩墻有謦讋於先聲茫茫青海沃壤可耕大風始息餘波猶蕩頑民弄兵有戮

有放五溪阻幽嶺嶠險邃虺蜮起伏亦恃其地僕僕掃除甫東又西有鬨即行孰立畛畦伏波矍鑠自視未憊吾忘吾身馬革何待嗟嗟小人談笑開邉乃血我師俾流為川不有此翁揮戈白首西南之夷幾非我有天恩優渥下徧將士玉帶錦衣照耀桑梓歸來林下不煩綏復匪公之志亦公之福睠兹洱陽百世其昌我誌公功於戲不忘

至正集卷四十八

至正集卷四十九

元　許有壬　撰

碑志

有元功臣曹南忠宣王祠堂碑

至正元年二月乙酉中書臣僚言敕建曹南王阿喇哈祠禮部議視淮安忠武王而祠於集慶縣官給其費且請賜田千畝以奉祭祀制曰可既月王之子托歡由中

書平章政事拜御史大夫行臺江南臺治集慶又得躬
相厥役以迄於成貽書有壬曰子嘗承詔銘先王知先
王莫如子祠落矣顧有紀也讓不可乃本其狀摭其家
世履歷勲庸之槩曰蒙古哈爾拉氏有贈定威佐運功
臣光禄大夫司徒謚忠定諱博綽者王祖也贈宣忠靖
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禄大夫中書右丞相謚桓毅諱伊
埒肯者王考也勲皆上柱國爵皆曹南王身皆死於戰
有大功祖妣搭布妣摩哩皆封王夫人此其家世王沈

毅善戰襲桓毅職中統四年錫銀章虎節仍上萬户至
元十二年擢昭毅大將軍以上萬户權行中書省事進
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明年以叅知政事行江
東道宣慰使明年入覲陞資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十
六年進資德大夫行中書省右丞仍宣慰江東十八年
入覲拜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階光祿大夫征日本
次明州而薨壽四十九葬曹州濟陰縣郭邨累贈推誠
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曹南王謚忠宣此其履歷歲已未渡江破宋師於隆興
北山中統初討阿勒達爾琿塔罕於河西明年扈征頟
埒布格于幕北明年從宗王平李璮于濟南四役皆有
奇功賜黃金金巵金鞍文錦恩數稠疊至元四年覲兵
襄陽明年圍之越六年克之始走宋師安陽灘中綴宋
師百丈山卒與策勳焉十一年略地江北奪郢州南門
堡獻盪舟之策渡沙蕪取鄂州泝江陵至鎮江十二年
與淮安忠武王右丞相巴延分道取宋王發建康道與

宋師戰屢敗之破東壩岩抜溧陽建平廣德西安長興關獨松關前後斬首一萬五千級殺其將杜總管吳奉使許吳二總制及騎將二人俘谷總制張知府裨將祝亮等四十二人十三年三軍會於杭宋亡徇浙東降趙提刑等五百餘人追播福安僵尸四十里殺步帥李世達俘秀王與擇監軍趙由憍防禦使林德降安撫使王吉分軍興化擒宋相陳文龍降宋官二百餘人淮兵三千人江南遂平此其勲庸酡托端庫庫楞呼圖克台並

封王夫人子男二長伊蘇岱爾銀青榮禄大夫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集賢大學士次大夫也女五俱適望族有壬惟古者功臣受封之國先建宗廟於路寢之東所以廣孝而勸忠也諸侯之制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太祖百世不遷昭穆則親盡而遞遷之自漢以來諸侯鮮及十世身享崇爵而子孫不能保也廟制由是而弗講矣其有德及生民功施社稷者在朝廷則有圖形以寓其思賢念功之意在其臣吏則有建祠以盡其

事亡如存之心亦因時制宜之義也諸葛武侯之没所在求為立廟又請立之成都後主皆不聽民至私祭陌上以武侯之功尚何靳於一廟豈欲黜私祭以崇正祀邪夫所在立廟在禮若汎立之成都亦復不聽何哉至習隆向充之請始聽立廟沔陽則武侯之得廟亦戛戛乎其難哉皇上於忠宣既立之祠又錫之田思賢念功之盛德豈區區蜀禪之所知哉大夫祇順德意克篤前緻勸孝勸忠於是乎在皆可歌以薦者也乃為之詩俾

歌以徹豆籩其辭曰

乾元統天乘六龍宏才碩德如雲從忠宣天挺間世雄
父菑子播厝作農帝曰來汝汝世忠奮戈無往不奏功
方城頟頟睽皇風分兵犄角乘其墉沙蕪飛渡星月蒙
順流霆擊無遺鋒義旗禮干趨獨松趙孤銜璧吳山空
萬邦玉帛四海同台司兩轄昭報功虎符龍節行江東
倭奴何物勞蒙衝魂升海隅心九重揚顯有子能始終
哀榮典冊備且隆衮裳旒冕曹南封石頭城高江流潀

新廟奕奕摩蒼穹圭田千畝畝且鍾維穈維芑紛穋穜
舂揄釋烝簋有饛醇醲載祼牲特豐備樂舞兮明禮容
神保假兮福攸降象賢濟美垂無窮

大元贈光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柱國追封趙國公阿勒坦哈雅公神道碑銘

江南行臺御史大夫阿爾斯蘭哈雅致政家居遣其子都
水少監茂罕奉家乘請曰老夫頼先世餘澤竊禄位有
年而吾父平章公墓尚未表非慢也顧盛滿難居功名

鮮終恒懼不克負荷遺羞丘壠君恩如天幸賜骸骨養痾田里年且八袠吾知免夫子知我其銘之有壬讓不獲本其狀序曰平章公諱阿勒坦哈雅輝和爾氏世為高昌望族祖伊嚕阿爾斯蘭多木達多木達華言巨室也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范陽郡公祖妣伊特戩追封范陽郡夫人考諱哈喇阿爾斯蘭多木達當太祖皇帝肇造區宇國主伊都呼發兵攻金斬其長吏閭容實勒有異遣將命偕察喇四人馳告行在

且具欵誠上曰果如爾言其告爾主以方物來對曰皇帝幸生活高昌高昌身且不敢有何有方物復命輦寶貨金織段以獻由是高昌內附因留宿衛從太祖南征卒於柳城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范陽郡公妣雅克塔納追封范陽郡夫人公宿衛積勞除塔山屯田打捕提舉不就卒於京師昭回里第年七十一葬城西小南莊之原贈光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趙國公配巴爾呼塔噶封柳城郡

太夫人卒於濟南年八十四大夫時長憲山東護柩歸
祔子男二長大夫也次賽音哈雅同僉宣徽院事早卒
嗚呼世臣大家上有啓而下有承得以世濟其美者公
一門其庶幾乎公性恂恂而志趨趍詣由近侍出官非
其志也嘗曰我先人有大造於高昌民子孫必有興我
不必爲也夫以右丞之賢明畏天之義一介往來舉危
亡之國而措之安遇知太祖天笱引年居高位享厚禄
必矣乃鬱而不發蓄而不泄至公又植而不食必再世

而後顯是盖遅速之有時非人力之所能及而啓之於
前者固已逢涌而不可遏公卒時大夫巳拜南臺御史
流澤之來浩乎其沛然矣其浮雲富貴優游以老宜哉
大夫以卓越之才起家監縣為良吏入臺為材御史出
廉諸道為剛明使者入中書分南臺為天子重臣歴九
朝官二十七轉天下識與不識皆知其名而又躬服儉
素衣無錦繡居無華飾榮寵方至退然若虛文皇嗣位
聖眷益隆玉帶上尊錫賚相望至為玉刻署押以示殊

遇當是時茍假寵於上為先世要美謚作豐碑亦何求不得顧乃自抑若不能加於其先有於其身者必遲回以待於致事又遲回以至於今日不請於上不謁於太常擇所宜為者自為之視世之朝暴貴而夕龍碧賜碑者有間矣二子長少監也次伊埒哈雅少監二子寶格寶山俱宿衛内廷公生世為賢子為賢父歿而享其寵嘉出於尋常身大官無聞者萬萬也其可銘也夫銘曰

於維趙國作徳於逺而小心以繹不汞以忮不競以亟

以承其先烈以裕其胄息其先伊誰實爲右丞子子其
征屬屬屬其盈高昌之望曰命靡常主命不辱而天威肅
將輦其金珎篚厥玄黄歸我聖皇以敉寧一方大夫繩
武有遠伊邇右丞有孫趙國有子坦坦如砥矯矯如矢
維天子使靡不極所止宜爾錫爾山峙川委緊來世之
祉城西之原有樹有封刻銘豐碑百世可宗
大元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
推忠守正亮節功臣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

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肅暢公神

道碑銘

泰定丙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暢公

薨十年矣制贈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

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肅又十年加贈推忠守正

亮節功臣官勲如故伯子江東道廉訪副使篤將侈君

之賜灼公之善範後之承也諗其友許有壬叙而銘之

碑叙曰公諱師文字純甫上世居汴公生洛陽大父淵

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魏郡伯配田氏贈魏郡太君
父訥參汴侯幕一府服其賢注地里指掌圖有詩名
公幼警悟貧無書手抄口誦甫十五博覽經史弱冠
謁魯齋許先生先生賓遇之高弟若姚公端甫髙公
道凝皆相推友善中原底定慨然有志於世上時政
十六策受知丞相安圖補右三部令史丞相巴延南
征選為省掾從攻揚州常州下蘇秀臨安歸裝獨載
書籍無一長物編平宋實跡上之初官承事郎行樞

院都事重慶叛竭謀畫諾諸城相率内附安西王承制改四川北道宣慰司經歷尋除承直郎潼川路治中拔寒畯王朝綱王伯寧韓伯昌為府史後皆至達官修府治發地得白金五十鋌同僚分公十鋌公獨不受以修廟學傳舍餘作酒器給公用承制改同知保寧路事治尚平簡反側以安擢僉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世皇知其賢詔所至毋敢沮撓給三傳赴上至則擿姦雪寃興學除弊風采一變有旨若曰暢純甫不

貪佳士也其令與臺臣伊蘇特穆爾為侶遂拜監察御
史糾劾權貴憲綱肅然上所纂農書遷陜西漢中道
廵行勸農副使置義倉教栽植闢荒田農事以興俄
僉陜西道按察司事時按察改廉訪司精汰舊官獨
副使盧公處道曁公仍舊與元監軍怙勢肆虐得其
贓奏決之移僉山南道枝江歲防水役衆往返四百
里供給尤苦公以江水安流悉罷其役伊德呼駙馬
之徒大為民害繩其尤者流之改僉山東道入為國

子司業教育有規諸生服焉除陜西行省理問始至決滯訟三百餘事若右丞圖們岱爾之訟家財宣使翠士安之莖折民齒開成同知張德昭之利女財而奪之歸皆强悍有恃官不能制者併置於法引疾歸遷太常少卿轉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成宗賓天武宗撫軍朔方仁宗淵潛覃懷而中宫屬意安西宰相知其不可乃集館閣議以察向背公與焉即颺言曰此宗社重事詎宜苟且衆皆黙然又曰余病矣請歸調治遂拂

衣而起仁宗入京始出視事草至大改元詔修成宗實錄賜中統楮幣為錠一百加少中大夫請郡除太平路總管兼勸農事歲旱當禱公曰聞先旱必衷於民天可欺乎乃捐俸致禱不日沾足當塗民坐殺牛祈雨囚械者六十餘人公惻然曰雨暘愆期守令責也民殺牛致雨爾縱不愧於心尚忍聽其訟乎即破械出之舟有泝流觸沿流之舟致溺其人累讞不能決公亦縱之吏持不可上其議憲司卒是公議秩米收積盈屋公曰吾家

人能盡此乎呼寒士小民恣其取去分憲至郡必謁公曰公治内無事此來行故事爾至屬邑曰暢先生治内何敢久留後守為之立祠於學召為翰林侍讀學士階中奉大夫奉勑撰王勃成道記序等文賜白金兩錠不受尋除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視事五月歸中書遣編修官富珠哩翀奉翰林學士之命以請趕至汴以疾歸延佑四年丁巳秋主河南鄉試歸次襄縣西顧長安發丘壟之歎因感疾十月朔薨於縣之傳舍某年某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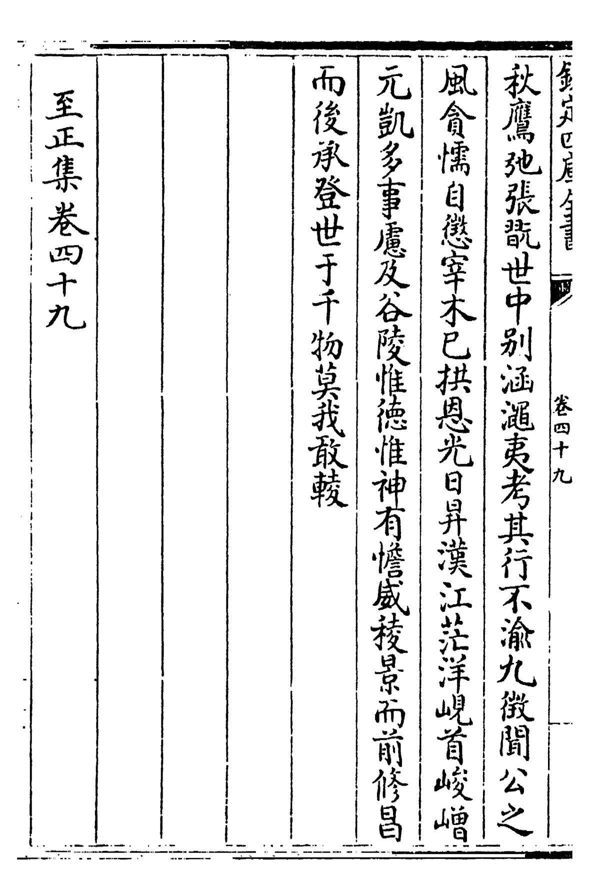
某日葬於襄陽峴山之原配伊喇氏上世遼貴族佩金
虎符萬户某之女先公二十年卒兩封魏郡夫人三子
長堆音㢘淮安路判官轉將作院經歷拜西臺御史移
南臺陞都事除江浙省員外郎改僉山東道廉訪司事
入為監察御史階太中大夫為今官娶李氏子六人勉
國子上舍生年二十七卒勤劼勱勣勁皆幼女五人次
曰騫不仕娶成氏子勣女一人次曰駿娶蒙古氏子四
人勗勅勔勝篤駿魏郡夫人生騫曹氏出也至元之初

際興王之運得賢為盛而文學之士措諸有政拔出流
俗籍甚在世若魏公者混一來可數也公制行孤潔足
以俯視一世立志高遠足以上追古人天下之人莫不
驚嘆以為異人而不知者造訕騰議公亦不恤也若夫
從南征而垂橐歸得地藏而用諸官屢辭上賜盡揮祿
入雖公小節而其胷次為何如哉高公彥敬為山南副
使移文言不可居公上者三謂公官五品先十餘年不
可犯積薪之誚渡江孰不富貴至今家僅數口寒士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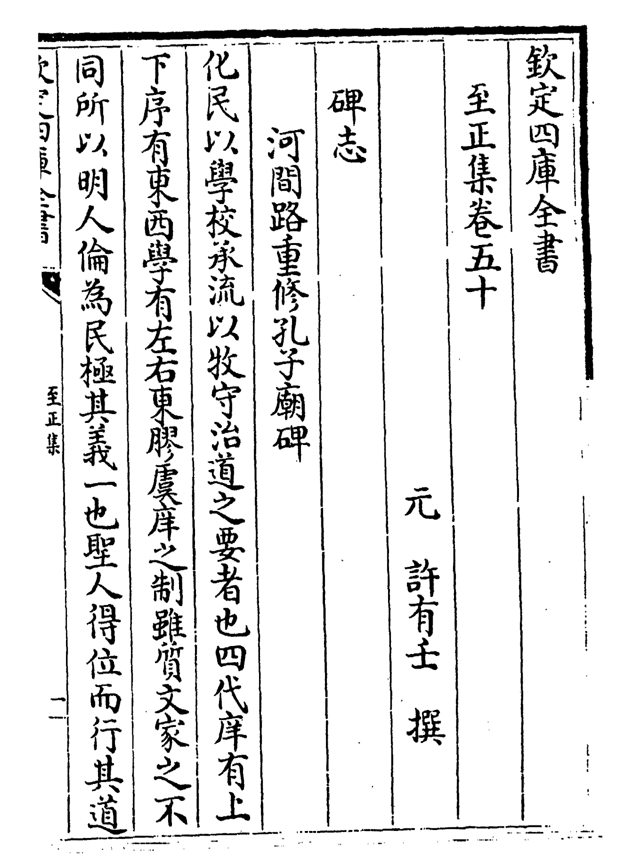
異勢利無一動其心高節清風殆不可及且凡事三十
年義雖朋友愛如同生一旦岸然其上實不自安犯此
三不義何以糾人之非即日辭去觀此則當時俗化之
美士大夫風節之高公之所以致此者可知已朝為侍
吏暮儌倖躐數級傲然為長吏為同列者聞二公之風
亦可少愧哉公作守得古循吏體執憲有古遺直風至
於立朝抗論不恤利害則其較著者也其為學宜專館
閣備顧問而中外十轉始為國子司業又出為陝西理

問入翰林才一轉官尋又出守再除翰林則老矣豈一時人才之多邪抑當時名爵之重雖如公者亦若是而已邪一技一能與不能操觚而專局至通貴未止者則又有命也邪然而列聖知遇多士推服太史有錄太常有謚加贈有號而又承家有子則天之於公亦厚矣讀書一過目即不忘假友人宋長編不浹日反之友詰其易公曰予舊熟之有忘者申之爾友記僻事數十驗之應答如響為文力追古作盧公處道以為似太史公而

姚公端甫亦稱純甫實善文著述多而不存藁副使所
粹才十一爾其見於世者不專於文也銘曰
魏公之出際時涥興挾策見世淵儲遂騰宋木斯拔蜀
蔓有芀簡牘既贇賛益惟弘陶之不擲撫之不摳以隄
厥潰以撤厥弸璧求簡編土視金繒皇皇使車爰七其
乘善則爾揚愆乃爾繩學政聿修郡績載凝掌帝之制
適天之夢大議不屈長江可溯名曰山重家不縷增歸
來自樂飲水曲肱有介如石有潔如氷峻如絕壁孤如


秋鷹弛張翫世中別涵澠夷考其行不渝九徵閻公之
風貪懦自懲宰木已拱恩光日昇漢江茫洋峴首峻嶒
元凱多事慮及谷陵惟德惟神有憯威稜景而前修昌
而後承登世于千物莫我敢輘

至正集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至正集卷五十

元　許有壬　撰

碑志

河間路重修孔子廟碑

化民以學校承流以牧守治道之要者也四代庠有上下序有東西學有左右東膠虞庠之制雖質文家之不同所以明人倫為民極其義一也聖人得位而行其道

於天下也則亦以是諄諄語人為千萬世之計焉後之人若不以師道自任而任於人任於人而近民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古有之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宣美風俗夫宣美風俗舍學校何以哉而所為師者猶師之教弟子循循善誘化其質而發其善不務出是而惟獄訟榜笞是務是為師而讐其弟子可乎昔蜀有吏風文翁修起學官由是大化閩末知學常衮設鄉校風俗一變夫以蜀閩之陋而二公一至翕然丕變況内郡熟先王詩

書禮樂之化者乎河間古冀州之域今為甸服大郡總管非敬歷焯於時者不輕畀至元六年庚辰實皇上復科舉之歲户部侍郎萬嘉閭出守是郡丁文風中微之餘士氣萎薾弦誦絕響慨然欲振起之相舊孔子廟殿宇卑陋配侑無所於設且堂構百年摧圮不支將撤而新之而施設有序明年為至正辛巳監郡塔布岱來起家胄館右文其素也故其議克協刱其事以請朝廷從之仍給楮幣若干俾復倡割其俸以佐不給僚屬和者

相屬緡合二萬五千有竒或以歲饑請緩侯曰食可去
聖教不可一日廢况民食方棘而興作以資末技亦昔
賢救荒之一道也於是市材庀徒傭直有加盛暑躬莅
厥役吏挹牘就咨郡事口酬手署不少怠再踰月而落
焉崇加一仞廣視舊增三之二黝堊丹碧不質不華配
設有容左右秩秩翼以兩廡繚以周垣崇嚴靚深妥侑
惟稱又為精舍以處師生時課其業諸生相與謀曰完
矣美矣微侯廟其圮矣貞石之紀其可已矣乎走狀屬

記辭不獲則語之曰夫子所謂聖人不得位而不能行其道於天下者也不能行其道於一時而能行其道於千萬世者也尊為天子富有四海宜享宗廟萬世之祀堯之藝祖舜之神宗文武之世室求之禹跡茫茫之中邈乎其不可考也其或廟以某地祠以某時官無常規禮雜不經吾夫子家而闕里國而冑監散而天下郡邑象設有宮蔵事有時盖其立教之功人報之隆與天地相為無窮我朝列聖致崇極之禮視古有加恪遵垂訓

設學重教皇上方圖治儒術作新士氣宜侯之疲力祇
承而不敢緩也新廟奕奕諸生在庭亦有感發而興起
者乎聖賢之道具在方册口誦心維身體力行勿怵於
近利勿安於小成窮而獨善人且薫其德達而兼善天
下受其賜使世之人指而稱之曰某河間士某河間士
是侯之望於諸生者也諸生其忍蜀閩之不若耶嗚呼
侯豈自鳴其功者哉春秋書興作重民力僖公修泮宮
常事不書然泮水之頌夫子乃存而弗删豈無意乎則

是役也不記焉不可也於是乎書

故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葉先生墓碑

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致仕葉先生諱瑞字宗瑞遠祖祖洽宋熈寧間廷對魁天下曾孫廷秀由邵武徙建昌新城春秋擢第官至朝請大夫知梧州言事忤旨仰藥卒子遠宣教郎奉柩歸次采石而溺孫茂祖甫四歲母饒夫人抱以依姑趙趙居而教育之因為金溪人中鄉貢進士舉娶趙生四子先生其叔子也幼尚氣

節致力經學以及百家皆得旨要其為舉子業不蹈時
習或戒以希有司旨先生曰吾為是區區而悖吾師說
乎益篤志為己之學進士公卒先生甫冠貲產悉分弟
妹而躬耕以食趙夫人卒兄弟四出先生獨力營泊久
乃幡然曰昔親在不敢離親亡矣充吾學為揚顯者不
力可乎歷甌越會稽瑯琊涉汶泗過潞入秦道晉以達
幽朔無所遇最後至遼東世臣洪氏以好儒聞闡義學
方難其師有以先生文行言於平章君祥右丞重喜者

及見大悅館而師焉諸子彬彬以文學濟其世美遼東之人翕然知向學者先生力也朝廷以右丞薦授遼陽路儒學教授再調大寧路陞將仕郎江州路湖口縣主簿攝尉事盜久逸者皆獲之憲司檄按德化縣疑獄即得其情覈虛糧決滯訟縣以治閒轉撫州樂安務提領俄請老授前官至順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疾終於家壽八十有五某年某月某日葬某處娶趙氏生子順女適孔景仲繼黄氏生子升寧都州夏河寨廵檢女適

湖口縣典史杜復亨繼王氏生子大有應宜春楊橋務
提領女適高安白沙寨巡檢孫鐵柱孫男三人縝綱繹
女三人先生年五十始出卒能致官而行其學遊徧海
内乃得返鄉里至於休致而終於正寢雖用不盡其施
而教之振於東善之淑於人者多矣遺文四十卷庸學
提要六卷周易釋疑十卷於戲博矣哉中原貢舉廢將
九十年江南亦四十年有士少時先公教之曰金源分
裂不事貢舉國家之大未有不行但遲速有時爾力學

以俟當有際也時混一才二十年故老尚多幸及從學祖有得也尋以校職從事山北憲貢舉詔下乃奔而應薦先生實主文遼陽科制廢久内地有所不悉遼陽在東僻有司一切昧於奉行先生纎悉教之盖江南内附時年已三十餘矣習於場屋條制者也監試憲僉田時佐曰微先生幾不能奉詔有壬既獲薦又入禮部經問之奥策問之切見者莫不駴異先生在湖口方鳴金鼓行江有壬歸省臨江遏之中流歡甚至順庚午有壬為

兩淮轉運使先生惠然肯來年八十四矣飲食起居猶昔也手書大學中庸二書注字如蠅頭以與小兒留月餘歸明年遂没又八年升來武昌請銘將刻之阡兹銘也其誰宜為銘曰

於戲先生志一學醇友善行道恥為鄉人昔隘分裂佔畢苟安四海既一我轍乃環有韞未暴賈用不售爾不我知我不爾覯晩慕幼安片帆遼東有命自天皋比畀公俊造賓興墜緒孰繹紹遠選公張此東辟樂育嘉惠

侏離伊吾糾邑司征昌究我書八十五年口不藥劑禔身所遺根茂實遂旅無所容道路屏營歸來正首於戲先生

故奉直大夫僉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司事贈朝列大夫秘書少監騎都尉高陽郡伯韓公神道碑銘并序

公諱居仁字從義姓韓氏舩陽長山人曾祖而上兵亂譜逸祖諱温配段氏考諱國寶配劉氏三子居真居中

季公也幼耿介年且强仕郡守移剌曰舉孝廉二千石事吾封部有人敢黙不聞責之司憲緱山陳先生長憲山東熟公為人禮致之行部必以從轉察院吏部益自砥礪大德閒朝廷勵精圖治慮澤不下流而情不上達也遣奉使宣撫天下故翰林學士承旨中庵劉公分遼陽嶺北擇掾尤慎而公在選竣事多不職獨遼陽最他道陞御史臺掾轉中書右曹臺銓必流内官嘗試者掾屬他轉未出官不與公起家除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

司經歷山北地近法不給傳公名貧苦特給之遼東控
濊貊萬里事簡而重同官不慎者動輒齟齬裁其銳鼓
其懦和而屈之事以平允遷刑部主事時揚州總管兩
淮運使構獄二人號嚚訟朝議擇才而健者鞠之公承
詔偕省臺官行至即屈伏徵贓餘十五萬緡還拜監察
御史賑濟南饑吏不得作姦民實被惠改樞密都事尋
僉河南道肅政廉訪司事按部衛輝推官者誣平準官
劉榮伯歐詈因擊萬歲牌破墜入以不敬械獄中公明

其枉釋之蒙古軍劉呼圖克岱爾爭畔折人兩脛醉縛舅
氏截其一耳聚徒黨縱射獵毒里閈官不能禁督執之
正其罪閿鄉郭女巳妻李里豪馬賂其族誣先有約官
將奪之公至而明葉縣民王女約嫁張歲歉欲渝約女
誓死靡他召二族諭以禮致期歸之按行至均州以疾
卒於官舍延祐七年七月四日也積階自承直郎至奉
直大夫得年六十有四平生之官不挈家為易退計捐
館日惟子希范在側希孟奔赴奉柩歸以是年九月丁

酉葬傒家里先塋配郭氏淑而能家公宦游祿僅自給夫人躬蠶督耕家以温飫子四人希孟中書掾及格歷工部主事都功德使司都事中書省檢校皆有聲拜監察御史階第四品贈公朝列大夫秘書少監騎都尉高陽郡伯夫人封長山縣太君進高陽郡太君希夷廕新城尉令馴平主簿法當廕長子孫希孟讓也希曾肇州儒學正希范未仕女三人適張劉李皆士族孫男四人長克勤餘未名女四人長適段氏餘尚幼皇慶壬子有

壬以教官辟山北公寔長幕退食講誦休期登覽一日不相釋嘗曰子朱雲誰敢相吏公監廷試有壬登前列喜若已得没十七年希孟具行實請銘嗚呼有壬尚忍銘公也夫而忍不銘公也夫士修已治人不患學之不博而患行之不逮也不患政之不達而患守之不勵也昔緱山明經為政終始不悖高風勁節特立一時浮華違實依阿進熟雖累百於世世亦何望哉公始從緱山有餘力則講習問難卷帙不去手老亦不倦所造日深

故觸事洞然蓋有得也爲人寛厚礪以廉恪自爲吏苊
言直聲在人聽訟莅事恂恂開諭而恐人之納於過也
風紀狃習徼罷號能一逮於臬枉直俱困公惟良惟情
濟以哀矜謗讟騰鼓不恤也故能矯狃習之弊而直人
之枉有古良吏之風焉至於風節毅然終始不悖其善
學緱山者乎銘曰
繄士爲學匪博而華盍擷其實而刋其葩世方一軌狂
奔景從我曰斯邁惟理是同蚩蚩之氓諄諄之惠惠文

東濕寧獨不愧稂莠斯拔嘉苗培之威豈爾仇恩豈爾私按部有方斂此德惠胡不究用俾大而沛軺車煌煌遽易以轎良心感觸誰不涕洏先塋既妥餘慶無畔表世益章用朂鄙懦

故朝列大夫同知京畿都漕運司事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公諱述字繼先姓王氏世居順州高祖同善生殖金季貲饒一鄉雅不飲酒壽日人强之為釂得疾語其子慶常

曰吾已上四世皆一子吾又一爾家財雖數世用且不匱所懼者子孫單弱爾吾聞惠澤可以徼福人貸於我者其貸書盈篋爾於吾前燒之明日卒慶常監順州東門歸聖朝為懷遠大將軍僉順州安撫司事三子瑜瑞琪瑜始從燕四子天永天祐天祿天澤天祐封奉訓大夫大都路順州知州飛騎尉昌平縣男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太原郡伯配馮氏追封昌平縣君進太原郡君三子長恭孝弟善治生幼成早卒次公也幼

自振厲宿衛隆福宫積勞除利用監資用庫提點轉通政院判官中都留守司經歴同僉通政院事院罷改萬億騎源副提舉京畿運糧提舉禮部服闋起為大都路判官擢同知京畿都漕運司事積階朝列大夫至順辛未十一月四日卒疾革召姻族暨凡交游貧者散金有差得年五十八祔宛平池水原先塋配朱氏繼姐氏封

闕

太原郡君男六十九年十二公生長京

國不汲汲於進起家五品迄捐館才四品嘗曰予所以

仕急養志耳封澤及親足矣又曰予並仕來四時九族舉在目前惟扈從北至上京繼仕中都南未嘗過盧溝不知人間有羇旅憂天地間幸人也所得既多故取官不敢復多取不負官而已占籍京驛為通政不私其宗中都始城大臣長溜鑰首擢長幕一時廵幸供擬全沓剌劄閧雅騎源出納鉅萬同僚嫉其潔欲誣構不能汙也京府實父母邦行所無事親若疎舉無怨言始終九轉晉以能稱交游多儒生禮法是咨悼世次之湮没請

於清河元公作家譜知源流之所自多而不亂遠而有
稽馬構亭蓄書畫古玩器賓至具肴酒必盡歡有壬為
冷掾中都公實推轂謝之則曰子他日陶鑄我者也公
之調後幸與馬承乏叅議中書公已病有壬憂去而公
遂不起姐夫人遣女奴挈其孫請曰同知將屬纊猶念
念問公孫未有知未亡人聞諸族老不没惟銘知同知
者莫公若也嗚呼有壬誠知公者也公之善非一其大
則孔子所謂好禮老子所謂知止者公有之矣惟其有

則有士之銘之也可無愧矣銘曰

千金比都鮮克自持刱家於京紛華蕩馳折節恭儉服

膺訓彝不有定力孰堅不隳人亦有官道途駸駸束帶

立朝至於横金不出國門族華以歆養恬一室左書右

琴大膶親朋談笑而逝念我睽離垂絶不置令我來思

故人星霜過里懷舊云胡不傷禦禦務多賢族無急難永

利爾孫公其益安

至正集卷五十

至正集卷五十一

元　許有壬　撰

碑志

贈中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輕車都尉追封樂安郡侯謚惠肅孫公神道碑銘（并序）

河東山西道宣慰使高唐孫公致仕家居年七十七矣其子亞中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副使天正卒於

官既葬有司上其行實請易名於朝宣慰公走書屬有壬曰我族蕃衍而我惟一子我幸健俾仕四方雖不在側志樂也今則我當死不死吾兒不當死而死矣情之所鍾殆無以自釋獨有可以垂之不朽者得所托焉吾其遂可少釋乎吾兒昔與子游子其銘之按孫氏其先益都壽光人諱嗣翁者金末戍襄鄧遂居洛卒因葬焉配張氏生德遷高唐生殖日盛從洛葬高唐故又為高唐人配胡氏生居仁宣慰公也起家新昌丞平大盜知

名踐歷華要階中奉大夫累贈嗣翁嘉議大夫濟南路
總管上輕車都尉樂安郡侯張氏樂安郡夫人德中奉
大夫山東東西道宣慰使護軍樂安郡公胡氏樂安郡
夫人天正字夢符妣宮氏贈樂安郡夫人繼母蘭氏封
樂安郡夫人始生宣慰公兩夢神人授白麻丈曰宣付
孫天正因名焉為人狀貌竒偉嗜學頴悟宿衛於仁廟潛
邸大德丁未立東宮僚屬擢從仕郎受文庫副使選
補太史掾監修國史掾除中書省管勾承發架閣庫宣

尉公為右司郎中例避改都護府都事蘭夫人卒河東泣血奔赴毀瘠骨立護柩歸葬廬於墓側服除知沂州三皇廟湫隘至三日命改作民吏難之既而規置有法不三月而訖功臨沂縣去州遠吏得延緩為姦徙之州左捐俸倡率以賑歲饑立法均役以革吏弊墾闢荒田招集流亡朔望率校官諸生講誦廣社師以教都鄙季月舉孝弟力田怠惰游食各一人春秋行縣躬覈之臨沂民妻徐甫二十喪夫自經以徇有司四年不以聞得

其實上之報下旌其閭嶧州豪曹誼奪細民田凡三移不為直郡以屬公立決之既去州人刻石思之去五年益思之又相與請文刻石政遼陽省左右司員外郎歷治敘灼不可掩於是臺除僉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廣寧劉大使誣承殺人辨而釋之人稱為神明俄拜監察御史劾權近斥竄之文宗嘉其直每進見字而不名擢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副使行部多縱弛犯科將大懲之而一疾竟不起至順四年二月二十七日也

得年五十以某年月日祔先塋元統三年春贈中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輕車都尉追封樂安郡侯謚惠肅配劉氏贈恭人繼張氏贈高唐縣君今夫人董氏封高唐縣君二子曰琮曰璋一女尚幼嗚呼予悲夫天之生材成之難而毀之易也又悲夫子不得銘其父而父廼銘其子也孫氏三世同居而惠肅又能睦於族孝於親出為良牧守入為才御史宣慰公之樂世無有也惠肅嘗欲叙次宣慰公行實未果而在其身者一旦反以累之

以垂老之人罹茲荼毒其可傷也夫雖然得之天者吾不得而必之修之身者苟無愧焉則期頤不為多而五十不為少是蓋有幸不幸焉君子不校也銘曰

孫源導洛實猶濫觴浚而擴之滙於高唐至河東公日底昌大惠肅承之舉以沃溉惠肅之生天兆其祥受知仁皇受文為郎二十七年於中於外雙碑植沂百世遺愛驄馬載驅豸冠復哉清濁自彼吾其靡他茫茫淮甸荆棘塞之我鋌始揮云胡折之易名以謚隱卒以封施

用未究子孫其逢哀哀老親遝妻而去存没無愧脩短有數於昭斯銘貽訓將來父兮子兮是亦可哀

故忠翊校尉廣海鹽課司提舉贈奉訓大夫飛騎尉漁陽縣男于闐公碑銘

先子佐永州幕祁陽監縣于闐公實同時其子赫伯舍登乙卯進士第有壬寔同年同仕於臺又同僑于鄂一日請曰赫伯舍不幸早孤先人功烈幾泯矣幸及故老十得一二而墓碑未刻子其銘有壬惟世交義不敢辭

公諱喇嘛丹以字噶瑪拉丹行于闐人也于闐自漢通中國至公始為氏焉祖諱鄂爾伯什斯巴薩哈見為諸爾罕牧民官父諱穆爾阿里大名宣課提領至元十三年宋平擇守令大臣以公見世皇稱曰巴圖宜邉境用命監永州祁陽縣縣接蜀廣多溪洞頑梗所究稍失御即跳梁攝尹土豪羅飛素横常有功守將劉罳不上十四年遂弄兵襲劉嘯衆至十萬公間道赴州遇賊四至射刃七人馳出從者數十人獨周保持馬尾免守州

南門賊攻北門敗之獲其佐周遷三十人飛環而攻我
既却守將追之公偵知有伏約礮發夾擊俘戮殆盡擒
陳瑞於木皮寨賊起五月參政呼圖克特穆爾始至公率
先深入繼以大兵獲飛戮之實其皮以徇賊所署令簿
尉以次授首主帥將屠縣刀爭得免命招撫得户一萬
三千出石空步匿岩穴將死者四百餘人十九年飛黨
黄如瑞稱宋年據縣西躬入降之得户一百四十初飛
欲害公公已入郡如瑞殺公假弟納蘇拉迪音妹壻堪布

及降不校也四望山界四郡林谷阻深二十二年賊賀九六盤穴其中四省兵討之公焚山堙溪身為前導詹一子據黄羆嶺作亂兵將因欲屠之公曰脅從且免矧良民乎我其長也當先即刑主帥許生致渠魁當免乃赤手步入賊始未信刃槊以迓公徐進無懼色鋒擬面尋閤兩肩公曰我以身保汝出即兵觧不信留我以質賊投兵羅拜曰天活我也留從者唐正以其魁出師遂還建議也種烏符大水戍低城大橋排山息饋輸鎮險

惡從之湖廣省臣貪虐意公奇貨下獄幾殆既縱復攝邑父老爭餞飾小兒歌聲公之寃省臣誅遂已公以黃巖嶺極高險當驛衝暑行尤困作粥食過者自夏迄秋歲不輟主帥憲臬屢上功輒寢調廣海鹽課提舉大德元年三月二十日卒桂州年五十有九治命葬祁陽北原娶伊爾根氏先卒繼蔣氏賢而讀書事公姊如姑討賀之役陰遣勇士張甲率五十人給兵以從後公十年卒二子沙海布迪音出周氏蔭道州行用庫使赫伯含出

龍氏四歲失母蔣氏子之爲御史贈公飛騎尉漁陽縣男蔣氏龍氏皆漁陽縣君僉浙西憲移湖北階朝散大夫公身長八尺餘勇而有謀蹈危不惜為縣十八年人號長者撫而活者户萬三千六百四十為鄉民長子孫可勝計哉然壽不六十位才五品爾僉憲按黔中當蜀有警諭土酋止還卒招鄉兵伺變守險號令精明人謂有父風焉諸孫種學日大以蕃嗚呼天道之有知者固自若也其有功邑民家能道之戰陳之詳則遺老無幾

僉憲自浙歸及見張甲暨老兵鄧乂輩得事爲詳又尋病沒甲亦老矣豈非功烈之在世天實不欲滅之而使僉憲及聞也不愈於有善而弗知知而弗傳者乎銘曰

惟天生才惟才用殊才可大受而用或拘爲邑孔卑游刃有餘頑獷鴟張我長乃攎弦歌未洽戈戟若林捍患禦菑我力我心嗟嗟赤子亂豈性常獸驚波傾乃底滅亡兕冑攖鋒赤手搏虎彼心亦人其忍予侮誠感機應厥角若崩萬命噭噭垂死復生于屯于戍于田于耕十

有八年惠浹政成降年不永有蘊未究豈嗇於身以大厥後民子而孫何日忘之我不公忘公無我遺

故僉書江西等處行樞密院事贈樞密副使護軍

雲中郡成毅公神道碑銘并序

仁皇御極勅太史傳功臣罔俾湮滅復下令訪索遺逸家許自陳遼州達嚕噶齊額森特穆爾上其父僉書公行實且請易名於朝致和九年贈鎮國上將軍樞密副使護軍追封雲中郡公謚成毅妣欽察氏揚氏皆從封

雲中郡夫人乃詣有壬請銘請碑謹按太常之議而筆之曰公諱伊德默色杜爾伯特氏父諱台世役宿衛世皇徇鄂公以驍勇扈行有警必前賜白金綵段名以拔空攝阡事征李璮以勞入侍上嘗陰視諸衛士腰帶見公所佩精備命佩刀糾諸士息州將請督戰官宥客臣枚舉不允賜公虎符海月符金鞍玉帶以行宋戒嚴金剛臺屻其鋒戰捐箕窩中流矢墮馬易騎復進大破之所向克捷遣子納琳請城浮光名入面畫可之賜金鞍

一授昭勇大將軍光州等處招討使光既城總十二萬户攻陽羅堡分鎮黄州立驛抵汴徙潯陽以扼江西下南康瑞昌徳安分攻洪州章江門不克呼敵諭名將親登城敵請入約降日公自往譙其久抗王師其守列槊曰大江已失此堅閉畏罪爾明文示宥當即解甲為請於帥如約受降撫州援至敗之土坊遂入撫幷下建昌撫賊張青阻險莫制偵知賊娶賜宴所居夜趨七十里破其柵獲青俘其族脅從輩悉縱之樂安詭降既入兵

亂出窗戶退則凳几塡塞里巷前却剞甚竟獲其首崇仁宜黄皆降偕它帥分道取閩約集建寧所至如破竹三日約兵始至黄人叛公方赴贛帥府以公舊鎮威名素著俾總江西兵往討復之麾下無敢縱掠民感德為生祠初湖廣兵屯樊口公言形勢不利其將鄭不聽果為賊刼溺死公之入也得其虎符賊中奏報遣鎮國上將軍廣東道宣慰使進輔國上將軍江西省參知政事同官誣搆左遷昭勇大將軍招討使入見自明賜給豐

䐶校隷賞擢有差為罷行省改鎮國上將軍江西道宣慰使以直前枉移叅閩省尋復江西往來閩廣平卲武取漳州潮陽番禺下汀梅循惠分寧董奇樂安貴早小洲黎德弄兵蜂起悉敗擭之上欲立行樞密院徵天下省一官入議公對稱旨遂僉書江西等處行院事院革入朝上深撫慰議以名城休老會疾作不起至元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日也春秋七十葬定陶鐵渠原子六曰拜特穆爾後衛親軍千戶曰奇爾濟蘇特穆爾曰納琳

襲公舊部明威將軍萬户達嚕噶齊鎮建昌曰囊嘉特能左右騎射曰額森特穆爾始監解州移遼州改同知咸平府事封奉議大夫曰布格蔭昭信校尉同知江陰州事饒州路判官孫闕人公為人持重性尤敏悟譯傳剖決纖悉曲當有壬倅遼熟監州言先烈南臺行部過庾嶺居人往往能道公事雖驛郵移置靡不有法昔宋不綱我師之南也曲長偏校皆將帥才況佐元氣而握元機者乎公早以才器受知世皇謀濟其勇樹勲

赫然其生而顯榮没而崇異宜哉銘曰

皇元繼天盛德朔基維春始艮動闢以時淳渾鍾才景從輩出有若成毅桓桓惟勗賚恩匪私曰能是任拔出偏裨簡在帝心帝曰往哉息師汝監褁創摧敵城光蔽南郡邑望風降畏不先何獨彼洪孤壘岸然我戰爾知我名爾熟沍凝晛消顛危命續黄人鼓疑渠魁乃殲畆棲不驚廟祀孔嚴伊閩與越指期蕩攘紛紛螳怒轍敢臂當于藩于宣功浮厥位原抵深茂流長實遂播美有

史隱卒有章我詩既同百世其昌

贈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博郡

侯鄂通公神道碑并序

惟鄂通公在女真為貴族世居遼東天朝混一立賢無方歛歷華貫者接武中外廣西道廉訪使呼圖嚕既位通顯制贈其祖鳳住亞中大夫東昌路總管輕車都尉博平郡侯父高山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上輕車都尉博平郡侯祖妣舒穆嚕氏妣二王氏皆博平郡夫人乃出

其家乘請銘諸碑按濟南公高祖呼沙呼金兵馬統制都元帥以功封澤王戰歿曾祖呼嚕內外點檢權樞密院祖薩哈鎮國上將軍京西等處兵馬都元帥考即為東昌公襲其世官穆昆從宣宗遷汴壽八十一卒三子公以長襲穆昆義宗播蔡邑行察平僑東平主帥錄其世時其衣廪東昌給地五千畝宅而居之承制除高唐知州東平控郡邑五十四金谷户口勢不可理檄公稽糾宿弊一洗為州有惠政歲丙辰卒官年五十有三葬

聊城之柏林娶王氏先卒繼王氏子六人曰納丹珠山東道統軍司知事曰瑞童曰慶童曰安童曰文敬曰武畧將軍同知漢陽府事致仕曰呼圖克曇起家衡山縣達嚕噶齊轉臨桂興安尹治最拜西臺御史移南臺歴僉副凡六道廣西言岑雄無叛迹制為寢兵而雄竟掊出朔北辨死獄杜宗起二人寃江西折分寧若磑之害舟楫者十所淛西賑糧虛十萬石民吏雖壞產莫償為盡釋之彰癉罷行覆蹟屢最擢佩虎符廣西宣慰司同知副

都元帥改本道廉訪使一年棄歸中道有旨若曰鄂通為得用人縱年高衆不為例其勿致仕賜金段二陞正議大夫而明哲知止去志浩然矣子托克托蔭承事郎同知常德路龍陽州事孫男曾女若干人嗚呼盛哉昔金源氏奮起東北奄有中夏亡且百年世無其史故家遺俗存復無幾稗書閒見非䴡失真則闇不彰好古之士慨焉公之先由統制而下世繼樞要其豐功偉績計必炫燿一代史之所錄不得而知之公再啟厥家至廉使

又能推恩九泉表揭世次其所以揚天休播先美者不在於兹乎銘曰

宋綱解紐金職夏盟苗劾水沛孰遏厥成曰惟景從扞禦輔藥云胡百年寥闃莫稱懷襄胥溺有子維禎自天迓續顛木斯萌錫田啟家分牧著能嗟彼文獻吾猶及徵混混其源異異其承於粲繡衣脫節益貞顯隆敢專及先乃榮大哉亭毒逝者猶生百世川至繁祉是膺勉旃繼序監此刻銘

至正集卷五十一